

从人的全面发展看人与自然的和谐

黄新艳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孜孜追求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当今,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类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 全面发展; 人与自然; 和谐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7)04-0011-04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为我们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在现实中,不少人把人的全面发展等同于人实践能力的提高,以人的物质创造力强弱来衡量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而且让人深表遗憾的是,当人们面对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时,却难有全面发展的喜悦,反而产生一种精神的迷茫。尤其是当大自然和社会的种种报复接踵而来时,人们才开始觉醒,才发现人类本身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带着这种疑问,本文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自然与社会,因为人类属于自然链条中的一环,其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的发展保持和谐的状态,而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如果人类只顾对自然掠夺而不关心自然,就只会给自己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因此,要想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就不能脱离自然环境,不能打断人与自然的生物链条,而是要在社会过程中尽量保持人的良好的自然本性,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结合,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自然是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不是脱离人的、把人排除在外的、与人无关的单一的自然,人也不是脱离自然的、把自然排除在外的、与自然无关的单一的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彼此包含的辩证统一体。正如马克思认为的“人直接就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而且人类的“欲望的对象是不依赖于”人类而自己客观的存在的,但“这些对象”是人类“需要的对象”同时也是“表现和确证”人类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

要的对象”^[1]同样,“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2]劳动过程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这使自然成为了人类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一方面,劳动离不开人的肉体组织的运动,而人的肉体组织是受自然制约的。另一方面,无论是天然的劳动对象,还是经过劳动加工的劳动对象,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人类任何时候都要记住,“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自然界是人类的“无机身体”,^[3]人靠自然界才能生活。

其次,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人类的根。马克思认为,人在与自然(包括社会)的关系中,通过主体的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中,使客体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一个确证。这个过程对主体来说,称作“对象化”;对客体而言,称作“自然界的人化”。总之,一切经过人创造的对象,都渗透着人类劳动的性质,都体现着主体的本质。同时,人通过实践改造自然的历史也是自然改造人的历史。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广泛地掌握和同化自然力,将自然规律纳入自身,将大自然无比丰富的属性化为人的主体能力。马克思说人通过“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4]

最后,自然界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和归宿。技术文明下的生活方式忽视了人的情感需求和情感力量,疏远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置身于不熟悉、不可理解的生活中,从而给人们一种不安全感、无家可归、陌生的情感。实际上,自然可以成为人类的精神寄托和归宿。正如马克思认为,因为人具有理性和自然具有对象性价值,因此人能够认识到:自然是人“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无机的身体”;认识到自然作为人的对象,就等于对象成了人自身,成

〔收稿日期〕 2008-04-12

〔作者简介〕 黄新艳(1979-),女,湖南邵阳人,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硕士研究生。

了“他的现实和他的作品”,成了他本质力量的“直观”与“确证”;认识到人对自然规律的服从和遵守本身恰恰是人的“类特征”的表现,因为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人的一种自我享受”。^[5]自然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法挣脱的一条脐带,象一个胎记深深印在人类的生命里,时刻牵动着人类骚动的灵魂。人类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只有在自然的怀抱里,才能找到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乐趣。同时,自然是展现生机与活力的舞台,绿色是生命和希望的象征;高山、戈壁、沙漠让人体会到大自然的雄浑壮阔之美;森林、海洋、草原让人感悟到自然的博大幽深;湖泊、湿地、河流让人感受到宁静致远之义;动物、花草、虫鸟激发出人们的同情爱慕之心。明媚的阳光,碧蓝的天空,辽阔的大地,闪烁的星辰,以无比仁慈的胸怀接纳着我们,赐予人类最无私的关怀,尤其是被工业社会挤压得无处可逃的现代人。当他们再也承受不了环境污染的危害,承受不了现代社会的冷漠和物质利益的纠缠,无法忍受生活的空虚和心灵的孤独时,他们就会把目光转向清新洁净的大自然,在自然中寻找精神的休憩和慰藉,使疲惫的心灵焕发出新的生机。人类在自然中体味着回到家乡的沉醉感觉,意识到人类与自然原来具有如此亲密无间的关系,自然就是人类的精神之乡、审美之乡、心灵之乡,人类走向自然,就是对自身本质的回归,是人对自然之母的无私回报。

由上可知,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真正展现都离不开自然,人的精神属性也须臾离不开自然的怀抱。因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否,会严重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身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体现和核心内容。

二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和保证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能够显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显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同时,人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获得自身完善的过程。

首先,从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来看,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因为唤醒人类的各种潜在的本质力量(包括属于智力范围的各种能力,脑力和创造力以及非智力的毅力、无畏、体力等),使之获得最充分的表现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人们为了创造出符合自己目的、愿望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自觉承认和尊重自然界的客观独立性,必须尽可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掌握自然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并按照自然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要求去改造自然界,去进行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中履行“求真”的准则。人们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坚持“求真”的准则,才能合理而有效地改造自然,并使自己的智慧、能力等本质力量得到丰富和完善,使自己的目的、愿望等本质力量顺利地实现,从而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全面关系,推动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

其次,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在自然成长过程中,接受社会实践的教育,培养和塑造,全面发挥人的内在潜能,丰富和提高人的能力。而这个实践过程的实现,是离不开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并

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实际上是实践主体的本质力量的现实运用、发挥和展现,即实践主体以自身的本质力量为媒介和手段对实践客体的物质力量的利用过程,也就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和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相互利用、相互转化的过程。当人类的本质力量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达到有机、协调统一时,就能取得积极的、肯定的实践结果。但是,人类的本质力量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统一,它受人类本质力量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因为自然界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要,不具有直接的属人性。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会背离人的需要和利益,甚至加害于人。所以,人作为实践主体必须以一种在本性上有别于自然客体的物质力量的东西——人的本质力量去积极地改造自然,使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抗转化为平衡与和谐。

最后,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来看,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使人不仅要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而且还要成为自然界的自觉主人。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目的、愿望的实现和利益的满足,应该要符合社会的规范。社会则采用公认的“合适”、“正当”、“合理”等方式对整个社会或大多数人进行一定的评价。因而人类在开展自己的实践活动时,要遵循一定的社会普遍公认的价值标准和社会规范,去开展自己的活动,这样才能保证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具有社会的功利性,同时既能满足自身利益又能有利于他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真正做自己社会关系的负责主人。大自然对人性有一种规定性——合规律性,它确定人的自然价值。这种规定性确立了人的地位并非凌驾自然之上,而是与大自然平等相处,人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自然,都要参与自然的进化运动,尽管自然进化对人的巨大推动作用已让位于社会进化。但是人类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结构的实际存在和潜在影响。在大的生态系统中,人应该是维护者和调控者,是自觉的主人。

总的来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相互作用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良好的人文环境是结合在一起的。当人性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和谐统一,人性中的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水乳交融,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到自然和社会,并和自然、社会融为一体时,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从而大大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工业文明剪断了人与自然血肉相连的生命脐带。因此,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面临着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人类应该选择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就是指科学上的生态发展意识,健康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谐的生态发展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态势,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发展,以及由此保障的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反映的是人类处理自身活动与自然界关系的进步程度,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可以说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已是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为了建设生态文明,首先需要在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等方面实现根本观念变革;其次,需要

抓住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问题,如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再次,要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持正确态度,既反对盲目乐观又反对消极悲观。总的来说,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这三个方向进行。

(一)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近代以来,由于受主客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只注意片面强调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忽视甚至蔑视自然自身的价值及其规律对人的作用,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就成为人任意宰割的对象。由于受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一方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它把自然看作是人的统治、征服、控制、支配等欲望的对象,把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推得越来越远,形成了所谓“人类中心主义”认知模式。也在这种自然观的指引下,人类对自然进行疯狂的掠夺,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方东美在其《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中说得好:“西方人常以其征服自然的思想自傲,好像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中,在那里,我们必须向外掠夺所需,才能生存。”而实际上,“西方人所经历到的是一连串的怨恨和挫折”。他们“虽然已能操纵和利用自然的资源,”但由于“把生命支解成许多分离的部分,每一部分都是冠冕堂皇的科学所主管,其结果把生命的整体弄的模模糊糊,”人们似乎“失去了生活的艺术。”^[6]在狭隘的物质利益的支配下,使得“自然与人生,彼此是隔膜的,自然是外在的,而人生是内在的,自然是冥顽的、物质的,人生是灵明的、精神的,人生不需要自然,不能从自然中求得教训,自然也无补于人生”,并且由“不相干的局面渐渐发展成敌对的局面。自然与人生,互争主奴,自然是人生的敌对,不是人生征服自然,就是自然征服人生。”^[7]

面对遍体鳞伤的自然,面对日益加剧的生存困境,作为自然之子的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试图寻求一条能真正走出困境的现实道路,这就需要我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人与自然是生态文明最关键的观念,人与自然不应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和谐相处的统一体。第一,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界才能生活和生存。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物质食粮;另一方面,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第二,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人。自然界对人的依赖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现实的意义讲,自然界存在的确有赖于人;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发展有赖于人。第三,人类需要重新审视自己,人类不仅要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更要爱护自然、尊重自然,既要考虑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其他物种生存、发展的需要。第四,建立全新的生态文明观,不仅科学家要高度重视,而且政治家、企业家及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站在自然之子的位置,关注自然的存在价值,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协调发展。

(二)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

“现代性危机”从主体来说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的危机,人在工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中丧失了自由自觉活动的本真的存在,异化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商品、金钱的工具,甚至异化为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抽象的类象、符号。在这种主体零碎化、破碎化的生存方式中,人处于虚无化“耗尽”的状态,丧失了生存真实感,从而使得“人性分裂”,具体表现为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分离、人的身心的分裂。而且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工业文明里,各种物质革命不断助长日益恶化的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的关系。人们在利益诱惑的驱使下,把自己的本质力量用于追求物质的福利,抛弃了精神的、伦理的灵感,忽视了自己所应有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感。这样以来,一方面,虽然物质的丰富和追求给人们带来了享乐,但自己的内在世界却逐渐恶化,人的真正需要被彻底的压抑了,人成了忘却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虽然随着工业的发展,人类的理性得到开启和发展,主体性得以彰显,但科技日益成为人们挥霍无度的主体性的砝码,人们借助科技的力量竭泽而渔,大量透支自己的生存资源,贪欲不断扩大,连自身都成了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人的价值、尊严荡然无存了,人自身被异化了。

所以,真正有效地解决生态困境,还必须从人类自身寻找原因,尤其是从人类的精神深处找原因。对此,汤因比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要根治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依靠来自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革命。社会的弊病不是靠组织机构的变革就能治愈的。这种尝试都是浮皮搔痒的——唯一有效的治愈方法还是精神上的。”^[8]拉兹洛对于如何走出生态困境也提出了自己的见地:“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却得不到广泛的认识的问题,即决定人类存亡的不是外部极限,而是内在限度;不是地球的有限性或脆弱导致的物质极限,而是人和社会内在的心理、文化尤其是政治的局限。”“世界上许多问题是由外部极限引起的,但根子却在内在限度。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是因人而起,几乎没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改善人的行为得到解决。就连物质和生态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的眼光和价值的内部限制。”^[9]要很好的解决生态问题,有必要发起一场回归自然的精神革命。摆脱庄子所说的“人为物役”,重新体悟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逍遥于道”的内在生命自由、心灵自由的文化理念,重视内在的思想自由,使其与存在融为一体。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不健康、不环保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革:第一,大力加强环境意识、生态意识的宣传和教育,不断提高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为变革不良生活方式打造精神文化基础。第二,加快节约型社会建设,培养良好生活风尚。第三,建立健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法律和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为生活方式的变革提供体制和法制保障。第四,抵制生活陋习,培养良好习惯。第五,追求高尚的生活情操,提高生命价值。

(三)树立文明、科学的发展观念

工业文明下,人征服自然的野心已经让全球都陷入了生态危机中。为拯救人类和全球,我们就必须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顺应自然,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持续消费之路;必须在全社会培养环境伦理和道德,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制度,形成善待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社会风尚。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相反,则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与贫穷。因此,我们要把生态文明观贯穿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推进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工业道路。而要树立这种文明的发展观,第一,要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找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规划;从宏观上调节区域生态系统中合理的生态关系,促使重点地区、重点流域的产业布局、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资源供负荷力相适应;坚持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发展,有效控制发展带来的环境代价,促进区域(社会)—资源(经济)—环境(生态)复合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二,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培育和发展生态工业。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以有利于减轻生态环境负荷、资源负荷的要求。特别在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的过程中要遵循生态学规律,将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和可持续消费等融为一体,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生产模式,逐步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生态系统。同时,用知识化和生态化改造并提升传统工业,大力发展以生态工程和信息工程为代表的低物耗、低污染、高增值、高知识密集度的高新技术产业,实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新型工业化。第三,建立开放型生态农业体系,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为前提,加大农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建设“以生态为基础、以科

技为主导”的新型持续发展农业模式,建立多类型、多结构、多层次的生态农业体系,大力培育和发展生态农业。

总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实现这种理想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挑战性工作。这就需要在思维方式上从主客分化、对立转化为整体思维,和谐思维,从而改变人类的发展观,即发展不能仅仅限于人类的经济发展,还必须与自然界的发展同步繁荣,使得社会、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改变只看到经济问题,只以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的传统,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作为发展的内容,实现双赢,追求“共同福祉”。

[参考文献]

- [1]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7-168. 78.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18.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61.
- [5]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1-82.
- [6] 方东美. 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09-110.
- [7] 贺麟. 文化于人生[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21.
- [8]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 展望二十一世纪[M]. 苟春生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149.
- [9] [美]欧文·拉兹洛. 人类的内在限度:对当今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异端的反思[M]. 黄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5.

On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from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HUANG Xin-yan

(Hun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CPC,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Human's all-round development is the goal human pursues diligently. In this goal realization process, the harmony of human and nature is not only the important contents, but also the important condition and guarantee for human all-round development. Now,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ecology civilization for human and nature is the necessary road for realizing human's goal.

Key words: all-round development; human and nature; harmonious